

卷第三百一十三 神二十三

楊鑣 張璟 崔從事 王審知 張懷武 李玫 趙瑜 關承湍妻 李冰祠 鄭君雄
鍾離王祠 盤古祠 狄仁杰祠 葛氏婦 馬希聲 龐式
楊鑣

唐楊鑣，相國收之子，少年為江西從事。秋祭大孤神，鑣悅神像之容，偶以言戲之。祭畢回舟，而見空中雲霧，有一女子，容質甚麗，詣鑣，呼為楊郎，云：「家姊多幸，蒙楊郎彩顧，便希回棹，以成禮也，故來奉迎。」鑣驚怪，乃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神女曰：「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，而楊郎先自發言。苟或中輟，立恐不利於君。」鑣不得已，遂諾之。希從容一月，處理家事。歸家理命訖，倉卒而卒，似有鬼神迎也。補闕薛澤，與鑣有姻，嘗言此事甚詳。近者故登州節度判官史在德郎中，子光澤，甚聰俊，方修舉業。自別墅歸，乘醉入泰山廟，謂神曰：「與神做第三兒可乎？」自是歸家精神恍惚，似有召之者，逾月而卒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張璟

廬山書生張璟，乾寧中，以所業之桂州。至衡州犬嗅灘，損船上岸，寢於江廟，為神所責。璟以素業對之，神為改容。延坐從容，云：「有巫立仁者，罪合族，廟神為理之於嶽神，無人作奏。」璟為草之，既奏，嶽神許之，廟神喜，以白金十餅為贈。劉山甫與校書郎廖際。親見璟說其事甚詳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崔從事

福建崔從事，忘其名，正直檢身，幕府所重。奉使湖湘，覆命，在道遇賊。同行皆死，唯崔倉惶中，忽有人引路獲免。中途復患瘧疾，求藥無所。途次延平津廟，夢為藥神賜藥三丸，服之，驚覺頓愈。彭城劉山甫自云，外族李敬彝為郎中，宅在東都毓財坊，土地最靈。家人張行周，事之有應。未大水前，預夢告張，求飲食。至其日，率其類過水頭，並不衝圯李宅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王審知

福州海口黃碕岸，橫石免巉峭，常為舟楫之患。王審知為福建觀察使，思欲制置，憚於役力。乾寧中，因夢金甲神，自稱吳安王，許助開鑿。及覺，言於賓寮。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，祭未終，海內靈怪俱見。山甫息於僧院，憑高觀之。風雷暴興，見一物，非魚非龍，鱗黃鬣赤。凡三日，風雷乃霽。已別開一港，甚便行旅。驛表以聞，賜號甘棠港。閩從事劉山甫，乃中朝舊族也，著《金溪閒談》十二卷，具載其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張懷武

南平王鍾傅，鎮江西。遣道士沈太虛，禱廬山九天使者廟。太虛醮罷，夜坐廊廡間。恍然若夢，見壁畫一人，前揖太虛曰：「身張懷武也，常為將軍。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，今配此廟為靈官。」既寤，起視壁畫，署曰五百靈官。太虛歸，以語進士沈彬。彬後二十年，游澧陵，縣令陸生客之。方食，有軍吏許生後至，語及張懷武，彬因問之。許曰：「懷武者，蔡之裨將，某之長史也。頃甲辰年大饑，聞預章獨稔。即與一他將，各率共屬奔預章。既即路，兩軍稍不相能。比至五昌，一隙大構。剋日將決戰，禁之不可。懷武乃攜劍上戍樓，去其梯，謂其徒曰：吾與汝今日之行，非有他圖，直救性命耳。奈何不忍小忿，而相攻戰。夫戰，必疆者傷而弱者亡。如是則何以去父母之國，而死於道路耶？凡兩軍所以致爭者，以有懷武故也。今為汝等死，兩軍為一。無構難也。遂自刎，於是兩軍之士，皆伏樓下慟哭。遂相與和親，比及預章，無一逃亡者。」許但懷其舊恩，亦不知靈官之事，彬因述記，以申明之。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事，故以舛蟹告人乎？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李玫

天祐初，舒州有倉官李玫，自言少時有病，遂見鬼，為人言禍福，多中。淮南大將張顥，專廢立之權，威振中外。玫時宿於灑山司命真君廟。翌日，與道士崔縉然數人，將入城。去廟數里，忽止同行於道側，自映大樹以窺之。良久乃行，縉然曰：「復見鬼耶？」曰：「向見一人，桎梏甚嚴，吏卒數十人衛之，向廟而去，是必為真君考召也。雖意氣尚在，已不自免矣。」或問為誰，久之乃肯言曰：「張顥也。」聞者皆懼，共秘之，不旬日而聞顥誅。李宗造開元寺成，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。既罷，玫復謂縉然曰：「向坐中有客，為二吏固揖之而去，是不久矣。」言其衣服容貌，則團練巡官陳絳也。不數日，絳暴疾卒。道士邵修默，崔之弟子，視見之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趙瑜

明經趙瑜，魯人，累舉不第，困厄甚。因游太山，祈死於岳廟。將出門，忽有小吏自後至曰：「判官召。」隨之而去。奄至一廳事，簾中有人云：「人所重者生，君何為祈死？」對曰：「瑜應鄉薦，累舉不第。退無躬耕之資，湮厄貧病。無復生意，故祈死耳。」良久，聞簾中檢閱簿書，既而言曰：「君命至薄，名第祿仕皆無分。既此見告，當有以奉濟。今以一藥方授君，君以此足給衣食。然不可置家，置家則貧矣。」瑜拜謝而出。至門外，空中飄大桐葉至瑜前，視之，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，亦與人間之方正同。瑜遂自稱前長水令，賣藥於夷門市。餌其藥者，病無不癒，獲利甚多。道士李德陽，親見其桐葉，已十餘年，尚如新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關承湍妻

青城縣岷江暴漲，漂墊民居。縣民關承湍妻計氏，有孩提子在懷抱，乃上木櫃，為駭浪推漾大江。唯見赤幘佩刀者，泊朱衣乘簡者，安存之，令泊縣溉植。乃隨流泛泛，至縣溉，為舟子迎拯而出，子母無恙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李冰祠

天祐七年夏，成都大雨，江漲，壞京口江灌堰。夜聞呼噪之聲，千百人，炬無數，風暴雨而火影不滅。及明，堰移數百丈，堰水入新津江。李陽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。是時，津嘉眉水害尤多，京江不加溢焉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鄭君雄

鄭君雄為遂州刺史，一日晚，忽見兵士數千人，在水東瀾內，旗幟弋甲，人物喧鬧，與軍行無異。不敢詰問，警備而已。事見

密偵之，大軍已去，只三五人在後。偵者問之，曰：「江口神也。數年川府不安，移在峽內。今遠近安矣，卻歸川中。」復視之，有下營及火幕蹤跡，一一可驗焉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鍾離王祠

遂州東岸唐村，雲，昔有一人，衣大袖，戴古冠幘，立於道左。語村人曰：「我鍾離王也。舊有神在下流十餘里，因水摧損。今像溯流而止，將至矣。汝可於此為我立廟。」村人詣江視之，得一木人，長數尺，遂於所見處立廟，號唐村神。至今禱祈皆驗。或云，初見時如道士狀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盤古祠

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，頗有靈應。民之過門，稍不致敬，多為毆擊，或道途顛蹶。縣民楊知遇者，嘗受正一明威錄。一夕醉甚，將還其家。路遠月黑，無伴還家，願得神力，示以歸路。俄有一炬火，自廟門出，前引至其家。二十餘里，雖狹（狹原做狄，據明抄本、許本改。）橋編路，無蹉跌，火炬亦無見矣。鄉里之人尤驚。（原缺出處，今見《錄異記》四）

狄仁杰祠

魏州南郭狄仁杰廟，即生祠堂也。天後朝，仁杰為魏州刺史，有善政，吏民為之立生祠。及入朝，魏之士女，每至月首，皆詣祠奠醢。仁杰方朝，是日亦有醉色。天後素知仁杰初不飲酒，詰之，具以事對。天後使驗問，乃信。莊宗觀霸河朔，嘗有人醉宿廟廊之下。夜分即醒。見有人於堂陛下，罄折咨事，堂中有人問之，對曰：「奉符於魏州索萬人。」堂中語曰：「此州虛耗，災禍頻仍，移於他處。」此人曰：「諾。請往白之。」遂去。少頃復至，則曰：「已移命於鎮州矣。」語竟不見。是歲，莊宗分兵討鎮州，至於攻下，兩軍所殺甚眾焉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葛氏婦

兗之東鈔裡泗水上有亭，亭下有天齊王祠，中有三郎君祠神者。巫雲，天齊王之愛子，其神甚靈異。（子其神甚靈異六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相傳岱宗之下，樵童牧豎，或有逢羽獵者，騎從華麗，有如（有如二字原空缺。據黃本補。）侯王，即此神也。魯人畏敬，過於天齊。朱梁時，葛周鎮兗部署，嘗舉家婦女游於泗亭，遂至神祠。周有子十二郎者，其婦美容止，拜於三郎君前，熟視而退。俄而病心痛，踣地悶絕久之。舉族大恚，即禱神，有頃乃瘳。自是神情失常，夢寐恍惚，嘗與神遇。其家懼，送婦往東京以避之。未幾，其神亦至，謂婦曰：「吾尋汝久矣，今復相遇。」其後信宿輒來，每神將至，婦則先伸欠呵嚏，謂侍者曰：「彼已至矣。」即起入帷中，侍者屬耳伺之，則聞私竊語笑，逡巡方去。率以為常。其夫畏神，竟不敢與婦同居，久之婦卒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馬希聲

湖南馬希聲，嗣父位。連年亢旱，祈禱不應。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，及境內神祠。竟亦不雨。其兄希振，入諫之，飲酒至中夜而退。聞堂前喧噪，連召希振復入，見希聲倒立於階下，衣裳不披，其首已碎。令親信輿上，以帛蒙首。翌日發喪，以弟希範嗣位。先是大將周逵，自南嶽回，見江上雲霧中，擁執希聲而去，秘不敢言。夕有物如黑幕，突入空堂，即時而卒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龐式

唐長興三年，進士龐式，疑業於嵩陽觀之側，臨水結庵以居。一日，晨往前村未返。庵內唯薛生，東郡人也，少年純慤，師事於式。晨興，就澗水盥漱畢，見庵之東南林內，有五人，皆星冠霞帔，或縫掖之衣，衣各一色，神采俊拔，語音清響，目光射人，香聞十餘步。薛生驚異，遍拜之。問薛曰：「爾何人？」生具以對。又問：「爾能隨吾去否？」薛辭以父母年老，期之異日。又曰：「爾既不去，吾當書爾之背志之。」遂令肉袒。唯覺其背上如風之吹，書畢，卻入林中，並失其處。斯須龐式至，具述，且示之背，見朱書字一行，字體雜以篆籀，唯兩字稍若官體貴人字，餘皆不別。薛生又以手捫之，數字拿破，色鮮如血，數日，香尚不銷。後龐式登第，除樂鄉縣令，為叛帥安從進所殺，薛氏子尋歸滑台，殂於家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